

琼崖纵队“红色娘子军”战斗英雄

刘秋菊传奇

张德成 著

目 录

第 一 回	家境贫困姐妹受苦 横祸降临恩人相助	1
第 二 回	月老登门牵线成亲 秋菊丧夫投奔革命	10
第 三 回	急中生智春米插秧 虎口余生秋菊入党	21
第 四 回	迈联昌城遭敌偷袭 巧扮婴母秋菊脱险	27
第 五 回	秋菊上山巧识茂松 下山被捕坚贞不屈	34
第 六 回	山牢笼秋菊找亲人 当向导红军歼顽敌	43
第 七 回	乔装赶集迷惑敌人 奇袭敌堡为民除害	51
第 八 回	母瑞山上红军遭困 刘秋菊夜访谭光村	58
第 九 回	白驹下山喜逢战友 秋菊妙计伏击叛徒	67

第 十 回	严师高徒名列前茅 秋菊茂松喜结良缘	74
第十一回	临危不惧大显神通 揭开瓦顶死里逃生	81
第十二回	林母遭敌迫害牺牲 秋菊义愤报仇雪恨	89
第十三回	歼灭顽敌茂松捐躯 痛失亲人誓报夫仇	97
第十四回	餐风宿露红军历险 下乡筹粮雪中送炭	105
第十五回	秋菊白沙与世长辞 日月同辉永照人间	112
后 记		118

第一回

家境贫困姐妹受苦 横祸降临恩人相助

古今义士凌云志，
一代巾帼展英姿。
救国救民心如火，
高举迎风不倒旗。

话说，海南岛琼山县十一区塔市乡福云村，那是一个山青水秀，万树环抱，迂回迤邐，绿荫成林的好地方。从远处看，怎么也看不出当中还有个村庄。要不是近村处有棵千年古榕和树根处敬神礼拜的香枝蜡烛痕迹，还有那一行行环村的椰子树，几头黄牛、水牛在那里吃草或甜睡，过往的人真以为这里定是一片森林呢。

光绪二十三年（公元 1897 年）深秋的一天。正是台风呼啸，雷雨交加的时刻。有个白胖矫健的女婴，出生在福云村全是石砖砌就的农民家里。女婴取乳名叫“姪二”，她便是日后在革命风雨中磨炼成长的琼崖纵队女英雄——刘秋菊。

刘秋菊出生时，清王朝朝政腐败，世风日下，时局动荡不安，帝国主义入侵，横行霸道，鱼肉民众，内忧外患，如火上加油，害得民不聊生。在这危如垒卵之际，清朝大小官僚，不但不为民众设想，反而变本加

厉，卖国求荣，横征暴敛，敲诈勒索，作威作福，胆小老实的百姓只好忍气吞声任由他们摆布。不堪忍辱者，揭竿而起，造反起家，杀戮官僚，自封土霸王。有的拉帮结派，落草为寇。匪患兵祸，连绵不断，闹得狼烟四起，老百姓苦不堪言。官府则以清乡剿匪为由，苛捐杂税，多如牛毛，草菅人命不计其数。当年福云村，就有几户人家，弄得家破人亡。有几户人家，不堪官吏鱼肉欺诈和匪盗打家劫舍的苦难，十数个青年竟逃亡海外谋生去了。

刘家在福云村也称得上是户殷实人家。刘秋菊的父亲刘惠良，年青时长得腰大身粗，力气过人，同时心地善良，为人十分老实，耕种老财的二亩水田，祖遗三亩旱坡。农闲时下海捕鱼或上山砍柴，辛勤苦攒，也积了些钱粮。青黄不接的时候，也曾赈济过几户穷亲戚和本村的穷兄弟。有还便还，未还再借，他也一口答应，总不肯给穷亲戚和本村兄弟为难。刘惠良三十大几才同陈氏结婚成家，生下春梅、秋菊姐妹。

刘惠良做父亲痛切感到不识字的酸楚，受人欺骗讹诈的苦处，于是，决心送两个女儿上村塾读书识字。那年春梅已是十四岁、秋菊九岁，两人生得很象父亲，浓眉大眼、身高气壮、手脚伶俐，为人聪明乖巧，又很是孝敬父母。村塾周老先生教的是四书五经，不论教到那里，姐妹俩都能背得滚瓜烂熟，对答如流，两年来着实识了不少字。

一天，年过半百的刘惠良夫妇，晚饭后在屋前石板上憩坐悠闲，春梅、秋菊姐妹也在一旁玩耍。刘惠良忽然对春梅、秋菊俩女儿说：“你俩明天起不要去读书……”话音未落，姐妹俩异口同声反问：“爹，周老先生常夸我们俩识字快，大有长进。爹不是常念什么‘书中自有千钟粟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’吗？我们长大了识字当官，到那时候，爹、娘不就享受晚福、富贵荣华了吗！”母亲陈氏暗自流泪，喉塞舌梗地说：“你姐妹俩翻了几本‘牛百页’，识了几个字，就敢顶撞你爹爹，世间那有女人当官吃俸禄的事。”父亲刘惠良接着说：“女儿讲的也是个道理，不是爹不想要你俩识字长进啊！只是近年老财连连高升租谷，旱坡又无出息，圩市上柴贱米贵。目下又是兵荒马乱，青天白日公然拦路抢动，有钱人家也被劫去‘称水’要钱。到处人心惶惶不得终日，还成何世界呢？你妈身上越来越衰弱，看来也很难支撑了，你俩不如在家养猪、喂鸡，去海滩摸蚬蚌，捉蟹捕虾，也略能帮补一二。”春梅听了爹娘的话，心里明白，再也不能去读书识字了，就对秋菊说：“妹妹，明天一早我们下海去摸蚬蚌。”秋菊听说要去海边摸蚬蚌，想起大人们常说海龙王的虾兵蟹将对阵打仗的故事，也很想看看打仗是怎么回事，于是也想得很美妙神往，不说话了。

从此，刘家四人辛勤度日，爹娘做田工、做坡工，或上山砍柴。春梅、秋菊姐妹，就在家养猪、喂鸡。农

忙时节也跟爹娘做田工或砍柴。姐妹俩心性灵巧，手脚轻快，样样都做得干脆利落，整整齐齐。

诗云：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”穷人一年到头辛苦积攒还不够财主老爷、贪官污吏的一顿豪饮。时下朝政腐败，帝国主义侵略，军阀割据，内乱四起，贼寇如林，物价暴涨，民不聊生。刘惠良积劳成疾，陈氏娘子也因饥寒得病，卧床不起，家里的活计，全落在春梅、秋菊姐妹的肩上了。

一天凌晨，大地灰蒙蒙，一片雾气，寒气逼人。春梅姐煮了早饭，喂了猪鸡，转身到屋里轻轻叫醒秋菊妹。忽然，听到隔墙父亲在床上打滚苦吟，春梅知道父亲的病是很危重的了，赶忙拉着秋菊妹走到父亲床前，父亲见她姐妹站在跟前，忍着剧痛，不再作声。春梅、秋菊撩起蚊帐，只见父亲手按心口，眉目憔悴，紧缩成团。秋菊抓起父亲冰冷的手按在自己的脸颊上，不住地问父亲想要吃点什么好吃东西，父亲刘惠良此时已无多大的反应了，只轻声地对她姐妹俩说：“忍耐，忍耐一下，病总会好的。”那时母亲陈氏也在另床支撑着虚弱的身子挪了过来坐在床头泣诉：“你总是舍不得花钱，看人病到这样的光景，还不肯诊病吃药，要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她们姐妹俩，怎么办呀！”春梅、秋菊见父亲那样固执，母亲劝告也不听，却忍着病痛，不舍得花钱吃药，也不知怎的，心头一酸，哇声地痛哭起来。刘惠良此时才在枕下摸出一把铜钥匙，叫声：“老二，你去床

尾打开那只樟木箱，从底下的小铁盒内拿两元碎银，去塔市买两服中药回来煎吃吧！”说罢颤颤抖抖地伸出右手，交了钥匙给刘秋菊。又说：“买药剩下的钱，你就在塔市吃碗白粿才回来。”

刘秋菊接住钥匙，擦干眼泪，破涕为笑，跳上床尾，打开那只大樟木箱，里面散发出一阵阵樟油的幽香，刘秋菊连连打了几个喷嚏。翻到底拿出一只沉甸甸的小铁盒。里头装有三四个光洋和几十枚碎毫角，陈氏娘拣了十几枚毫银，用方旧布包好，塞在刘秋菊的内上小挂衫的口袋里，又叮嘱说：“走路小心，勿遗失银子。”

刘秋菊吃过早饭，走出村来，仰望天空，阴雾弥漫，暗沉沉的，不觉有点心慌意乱。大榕树上的宿鸟刚刚展翅飞鸣，村里的雄鸡也还乱啼一片，习惯早起拾粪的老人也未见一个。刘秋菊虽然平常也跟爹娘去过几次塔市，路并不生疏，可父亲讲的那间药材铺和那位林老医生，她确实未曾见过，心里总觉得惶惶不安。早春天气还是凉丝丝的。然而，秋菊买药心切，竟小跑起来，浑身冒汗，不时又摸摸小内挂衫口袋的银元。跑了几站山间林荫小路，只闻鸟声，没有一个行人相遇，静寂寂的一片荒原田野，还是黯幽幽的。

刘秋菊越走越快，走到一段弯弯曲曲、怪石嶙峋、高低凹凸、荆棘丛生的山间小路。突然在一堆荆棘丛里，闪出一个蒙面大汉来。蒙面人一眼看准是个小女

孩，竟然浪笑几声，撕掉扎在脸上那块黑布，大声问起刘秋菊。“你是那村里的人？”刘秋菊见问即答：“福云村”，那大汉又问：“这么早跑那么快去那里？做什么？”刘秋菊又答：“去塔市买药给爹吃。”那大汉已逼近刘秋菊身边，刘秋菊抬眼一看，一个麻花子脸，嘴角镶上两颗金牙，说话一口烟臭，两只眼睛布满血丝。刘秋菊立刻想起去年来村边偷柚子的乡团丁来，他曾被村里的人打得四脚朝天，抱头喊饶命。是了，一点不错。麻花子早已伸手搭在刘秋菊的肩上，又问：“带多少钱去买药？”刘秋菊一手掩住胸口小袋的银元，一手拨开麻花子的大手，正想拔腿走开。麻花子如老鹰抓小鸡一般，提起刘秋菊，一手在刘秋菊的身上乱摸乱抓，抢去那布包的十几毫银元，又恶狠狠地说：“带这点银元也想买药吃，不如在家等死。”刘秋菊气愤敏捷紧抱住麻花子的腿部，生缠死绕要夺回那包救命银元。要知蜻蜓摇石柱，谈何易！霎时，刘秋菊的两边面颊被打得热辣疼痛，晕迷倒地了。

刘秋菊苏醒过来，那麻花子劫贼已是无影无踪。刘秋菊心想去塔市买药无钱，折回家去还来得及吗？进退两难，茫然不知所措，失声倒地抽泣起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便沿着乱石小路，一步一挪地低声哭泣回去。走着，走着，听得背后有脚步声赶了上来。刘秋菊心想，不好了，又是劫贼来了，想躲闪路边，那时已来不及了。一位穿着入时，眉目清秀，高大健壮的中年妇人，

已在眼前，并问及“小妹仔，这大清早，哭着赶路，是怎么回事呀！肯对婶娘讲吗？”刘秋菊见那位婶娘气度非凡，说话亲善温柔，不觉又是心酸落泪痛哭起来。那妇人见这小女孩如此悲切失神，定有什么冤屈为难之处。于是拉起刘秋菊坐在路旁一块大石上，问长问短。刘秋菊便将家里的情况和刚才发生的事，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。那妇人听后，怒火冲冲，气愤地说：“那些坏家伙，日间是兵，夜间是贼，祸国殃民，你的不幸要牢记在心，日后定要惩办那些坏家伙。”说着她扶起刘秋菊，又在衣袋里取出两枚银元，塞进刘秋菊的衣袋里。刘秋菊低着头甚不好意思。那妇人又说：“小妹仔，治病救人要紧。时候不早了，你赶快去塔市买药吧！”说罢，只见那妇人拢一下发髻，扯了扯皱褶的衣裤，挥挥手示意后会有期，便赶路去了。

刘秋菊赶到塔市中药铺，已是中午时分。一跨进铺门，便见左边摆着一张八仙桌，靠内坐着一位皓首银须，脸带微笑的老医生，旁边坐着几个蓬头垢脸，神情憔悴的病人。老医生不住询问病人病情，又是聚精会神诊脉。刘秋菊想他就是父亲所讲的林日青医生吧！于是，也靠近桌边站着。老医生见是个小女孩凑近桌边，便顺口问了问：“小妹仔，你身子也不好受么？”“不，是替家父来看病买药的，我父亲已卧床十多天了。”

老医生问明病人的住址、姓名以后，禁不住地“啊”了一声。刘秋菊吃了一惊，感到莫明其妙，心想，

老医生为何惊叹起来呢？莫非……

原来，两年前，林日青老医生为了寻找一种专治枪伤的特效草药，独个儿上山寻找，不料骤然间，黑云密布，狂风大作，雷鸣电闪，倾盆暴雨。在返途中山洪猛涨，分不清那是路那是溪，林医生背着沉甸甸的药篓，一不小心，脚踏滑石滑了下去，立即被洪水冲离岸二丈多远。正在这危急关头，刘秋菊的父亲刘惠良从山上砍柴归来看见了，二话未说，立即跳下山沟把林医生救上岸。林医生激动地问明了救命恩人的姓名、住址，想给一些谢恩银元，都被婉言谢绝了。此事虽然已过两年，但林老医生仍然念念不忘挂在心上，总想找个机会答谢一下。今天，当林医生知道救命恩人病危在即，怎不使他大吃一惊深感遗憾呢？

林老医生问明刘秋菊父亲的病症，立即将处方交与药童拣了四服贵重药物，递给刘秋菊。刘秋菊取下四服中药迟疑地对林老医生说：“我带的——钱——不多”。林老医生对秋菊说：“不值几个钱，全免了。你放心拿回家去一连四服，日煎一服给你父亲吃，病也就好了。”林老医生对几个病人招呼稍候，便送刘秋菊出了铺门，到市上买了两封状元糕和些熟煮的吃食，统交给刘秋菊带回家去。

这天晚上，刘秋菊煎药给父亲吃，第二天病情果然好转了，第三天就能起床，全家欢喜。可是，路上被贼行劫，妇人解囊相助，林老医生免费送药三件事，一直

使她迷惑不解。本想告诉父亲，又怕父亲知后激动，旧病复发。因此，刘秋菊不得不把一连串发生的事藏在心底，从来不敢向亲人吐露过一声半句。

穷人多灾难。苦难的刘秋菊长大到十三岁那年，尽管林医生鼎力相助救治，父母终因饥寒交迫、病魔缠身，相继去世，丢下春梅、秋菊姐妹俩相依为命。每逢初一、十五海潮刚退，她俩戴上竹笠，卷起裤筒，背着竹篓，就一起跑到海边滩涂捕捞鱼虾，捉蟹拾蚌，拿到演丰市去卖，换点钱买米回家糊口。有时又去盐田扫点余盐家用，或到红树林拾柴。农忙时替人家打短工割稻晒谷，农闲到坡上翻零落的番薯芽，或替人家补渔网挣点钱。这样辛辛苦苦地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。

刘秋菊十六岁那年，姐姐春梅依着父母生前命订的婚约，出嫁去坡头村。刘秋菊在家无依无靠，只好跟着姐姐去坡头村，为一财主放牛。财主老爷见刘秋菊长得身材健美，皮肤红黑光亮，一根粗大的长辫子摇晃在腰间，不禁涎垂心动。财主老爷几次乘机无礼，动手动脚。奈何！刘秋菊心灵手巧，机智敏捷，急中生智，闪躲远离，怎也无法近身。财主老爷恼羞成怒，遂解雇刘秋菊。刘秋菊无法在姐姐家里常居久住，只好回到家里，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。一天晚上，正当刘秋菊感到闷闷不乐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位中年妇人，闯到刘秋菊家里。欲知这个妇人如何三更半夜登门走访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月老登门牵线成亲 秋菊丧夫投奔革命

话说，三更半夜，有位妇女闯进了刘秋菊的家里。她不是别人，原来是同村靠大榕树冯家郑氏婶娘。四十开外，品性耿直豪爽，好打抱不平，见人做了缺德事，她总要评上几句公道话。为人做事甚是热情，村里的红白大事，人人喜欢请郑氏婶娘帮忙。郑氏婶娘生下两男一女，公婆年迈要她侍候，家里事务全靠她一手操持，且调理得有条不紊。她为何事今晚清闲来到刘秋菊家里作客呢？

真是事有凑巧。原来，前几天郑氏婶娘回北排村娘家探亲访友。一天早上到上屋林氏五嫂子绰号“滑油嫂”家闲坐说话，见有个光着上身，熊腰虎背，手脚粗壮的青年人，只顾麻利熟练地编织一对大米篮。“滑油嫂”正和郑氏婶娘悠闲谈天说地，谈着笑着，“滑油嫂”将嘴努向那编织米篮的青年人，对郑氏婶娘说：“我想请你姑奶奶帮个忙，不知你肯不肯出力？”

“什么大喜事？要调动到‘三师四帅’来帮忙。”

林氏嫂说：“我这侄儿名叫仁义，命苦呀，从小父亲过世。他母子相依，辛苦度日，却也不忧吃穿，只缺个内助。姑奶奶能不能为他穿针引线，玉成好事呀！”

郑氏婶娘哈哈朗笑，“我说是什么登天难事一桩，这事好办！”不过……办成好事，有什么酬谢姑奶奶呀！”林氏嫂一听接过话头，立即应允，“好事办成，三斤线面，六斤阉鸡，答谢月老好么？”又是一阵嘻哈大笑。郑氏婶娘沉思片刻，轻声地说：“啊！我村就有一个小姑娘，姓刘，叫‘坏二’，父母前三年已故；坏二姑娘非常老实，长得精乖伶俐，有气有力；八、九岁时，她父亲送她上过村塾读书，今年怕有十六七岁了。我看坏二姑娘和亚义确是门当户对，天然佳偶呀！”说着郑氏婶娘转过脸来，直视仁义开了腔：“仁义，你今年多少岁了？”

“十九岁。”

“你婶娘和姑母所说的话，你全听入心了吧！你意下如何？”

这时，郑仁义不是亲眼看中，而是亲耳听中了，只见他低下头来，脸红耳赤，羞答答地说：“既然有这么合适的人，小侄家底清贫，姑母是知道的，只要刘姑娘不嫌弃，小侄就是有福的了，怎敢还要挑拣呢！有劳姑母就是了。”

郑氏婶娘既然一口答应下来，心里也着实有点不安。当时就与林氏嫂商量好，要等十天半月后，才能报个实在的回音。

郑氏婶娘辞别了娘家亲戚回家去。在回家的路上，边走边想着这桩婚事，能不能在最短时间内促合，心中

还是七上八落，不管怎么样，也得试探再说。

日落西山，夜幕降临。郑氏婶娘吃过晚饭，侍候公婆，又跟细妹睡觉，等细妹甜睡之后，才蹑手蹑脚，溜到了刘秋菊家里来。郑氏婶娘先做几声干咳，见无动静。然后，轻轻敲了几下紧闭的大门：“坏二在家吗？”

刘秋菊坐在一盏海棠油灯下缝补衣裤。听见有人敲门，心里扑扑一阵惊跳。是谁三更半夜来干什么？大着胆把门打开，见是郑氏婶娘跨进门来。刘秋菊十分喜欢，“喂哟！婶娘这晚来依家有什么紧要事吗？”刘秋菊端过矮凳，请婶娘坐下。

郑氏婶娘笑吟吟地说：“坏二，婶娘今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，现在就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我想和你提个亲事呀！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，要是不喜欢，我就不说。”刘秋菊一听是提亲事，自然也要听她说下去。于是，刘秋菊淡淡一笑，“婶娘关怀依就直说吧！依喜欢听……”接着，郑氏婶娘就滔滔不绝地对刘秋菊说：“好久不会外家亲戚、朋友。前几天，我回娘家去串门闲坐。一天在王嫂子家，她恳求地对我说，她侄儿（也是我的侄儿）郑仁义，今年十九岁了，委托远近几处做媒，总嫌仁义家，孤儿寡母没出息受人气，都撮不合，也实在怪可怜。今天王嫂和他母亲要托我给仁义侄儿寻找个姑娘成全终身大事。我当时也跟侄儿说了好些话，我觉得他倒很爽直有朝气。我回来路上，想来想去，觉得你与他挺合适，门当户对嘛！我侄儿虽然家道穷困，但他有气

有力，体魄健壮，又有一门编织竹器的好手艺。人常言，嫁人不嫁家，忧人不忧贫，谁穷困得一辈子？只要你俩成双结对之后，老二你又会操持家务，到那时夫唱妻随，共创家业，哪愁无吃无穿！”

刘秋菊越听越入耳，觉得句句有道理，句句动心。对于那个郑仁义，虽未见过面，但也经常听人说过。郑氏婶娘所讲的，全是真话，不渗杂半点虚假。但是，刘秋菊为了慎重起见，也不敢就把婚事订了下来，便对郑氏婶娘答道：“这是终身大事，等待小女与姐姐商量后才回声。”

这几天，春梅姐真的回家探望秋菊，秋菊便将郑氏婶娘所讲的婚事告诉姐姐。岂料春梅姐对北排村郑仁义这位青年早已认识，还满口赞许。原来，有一次春梅姐在演丰圩购买一对畚箕，就是郑仁义亲手编织的，很是耐用，而且知道他是邻近北排村的人，父亲早逝，孤儿寡母。家境虽然贫穷，但郑仁义为人忠厚老诚，甚是可靠。第二天，春梅姐亲自找来郑氏婶娘斟酌商量妥当，就把这桩婚事的时间定了下来。

郑氏婶娘，不是职业媒人，但却是个“热心人”，心眼儿好，又有口才，办起事来也顶泼辣。

郑氏婶娘小时失去母亲，只靠父亲抚养成人，也深受父亲的秉性熏陶。她父亲耿直善良，从不跟别人有过争执，但也不受别人欺侮。前几年，因一小块土地的纠缠，父亲被村中土霸“毛三狗”无故用棍棒打致重伤。

郑家无人敢出面与“毛三狗”论理。郑氏婶娘独自到县府，据理驳倒“毛三狗”。结果，法院判郑氏婶娘胜诉，“毛三狗”赔了五十元大洋作医疗费赔偿，方才罢休。因此，郑氏婶娘很得村里人佩服称赞。

郑氏婶娘为人光明磊落，做事敢作敢为。自从嫁来福云村冯家以后，凡是村里人有什么困难，只要她力所能及总是乐意帮助。村里有几个未婚大青年，家庭虽然贫穷，但在郑氏婶娘的热心帮助下，不久就都成双结对。人家塞“红封”给她酬谢，她却买了不少物品作贺礼又送了过去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民国四年冬，由于热心人郑氏婶娘的盛情帮助，郑仁义和刘秋菊喜结良缘，夫妻恩爱，相敬如宾。风清日丽，夫妇一齐去田盐贩盐或去海边贩鱼赶圩做点买卖。下雨阴天，夫妇就在家破竹削篾编织箩筐、畚箕、米筛等零卖。不上一年光景，郑家三口的生活倒过得殷实有余。

郑仁义心肠耿直，讲一无二，做朋友甚是信用可靠的人。一天在演丰圩卖完箩筐、米筛，手中有些钱，便进酒店要一碟荤菜，一碗米酒，便自嚼起来。郑仁义酒足饭饱之后，付酒饭钱，小坐一会，顺手数了数剩钱足够几天的米饭钱，心里十分满意，正想步出酒店。从楼座下来几个大腹便便的，脸色有如日落西山，走近前来正与郑仁义照了个面。一个矮敦肥胖的叫了一声“仁义表弟，久违！久违！”几个人一齐上前，哈笑点头弯腰。